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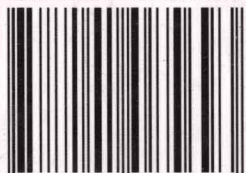
王志彬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8569-3



9 787101 085693 >

定价：38.00元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王志彬◎译注

# 文心雕龙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6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569 - 3

I. 文… II. 王… III. ①文学理论 - 中国 - 南朝  
时代②文心雕龙 - 注释③文心雕龙 - 译文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0851 号

- 
- 书 名 文心雕龙  
译 注 者 王志彬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 $\frac{7}{8}$  字数 400 千字
-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569 - 3  
定 价 38.00 元
-



## 前 言

---

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皇皇巨著。它体大思精,笼罩群言,隐括千古,包举宏纤,向为历代学人所重,且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诗学》齐名,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文心雕龙》成书于中古时期南朝的齐末梁初,迄今已一千五百余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辗转承继,薪火相传,且与时俱进,每有新成。惜其初始的版本,已杳无影踪。现在能够查寻到的最早版本,是唐朝学人留下的手抄本残卷,录有《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的十三个整篇,以及《原道》的篇尾和《谐隐》的篇题。原藏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二八八窟,直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被发现。后又被斯坦因窃攫,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宋代原已有了《文心雕龙》的刊本,《宋史·艺文志》即有“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的记载,却亦已散失。惟南宋时编刻的《太平御览》中,摘录有《文心雕龙》原文四十三则,涉及《原道》、《宗经》、《神思》、《定势》等二十余篇,计九千八百六十八字,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嘉兴郡守刘贞刻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刊本,珍藏于上海图书馆,1984年曾由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清以来的研究者，莫不将它与唐写本残卷和《太平御览》之摘录，引为刊刻或校勘的依据。明代有多种版本梓行，大都融入了学者们的校勘、音注、评点和序跋。其影响较大的注本，当以梅庆生的“音注本”和王惟俭的“训诂本”居先；评本则以杨慎本和曹学佺本为上。清乾隆年间，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问世，继由纪昀予以评鹭，并于道光年间“合二为一”。它们承上启下、综合集成，代表着清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李详完成《文心雕龙补注》一书，针对黄氏《辑注》“补其罅漏”、“正其遗失”，计一百三十四条，亦广为后人所借重。

“五四运动”前后，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将其讲义分批辑为《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重在评释，先后数次刊印，是为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之作。此后三四十年间，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原名《文心雕龙讲疏》）、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后经修正，更名为《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先后出版，并相继修订再版。它们资料丰赡，考证笃实，辨误析疑，继往开来，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传世之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光年等首发白话翻译《文心雕龙》之先声，随即有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更有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贺绶世的《文心雕龙今读》等多种论著问世。他们分别以范、刘、王、杨诸家的著作作为主要参照，释义清通，雅俗共赏，影响广泛。六七十年代，台湾有多位学者出版《文心雕龙》著作。其中，张立斋的《文心雕龙注订》和《文心雕龙考异》，对范、杨之作严加考辨，兼有指瑕、正误之功。1995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将其《文心雕龙考异》与范文澜之《文心雕龙注》，詹锳之《文心雕龙义证》，一并选入古籍文献电子资料之中。201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文心雕龙考异》与《文心雕龙注订》，改为横排再版。

1978年以来，《文心雕龙》研究蓬勃发展，各种论著犹如雨后春笋，

仅至二十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即有一百五十余部《文心雕龙》研究著作涌现,平均每年有七八部专著出版(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其中既有老一辈学者毕生磨砺的精品,如詹锜《文心雕龙义证》,又有新一代名家承前启后的新作,如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既有传统的校、注、释、译和评鹭,如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又有现代的专门、系统的整合与创造性探索,如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既有旁征博引、钻坚求通的学理研究,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又有通俗易懂、古为今用的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要义的传播,如钟子翱、黄安祯《刘勰论写作之道》;还有了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和前所未有的《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综览》等大型参考书和工具书。同时台湾、香港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亦不断传来;而世界诸多国家的学者亦更为广泛、充分地予以关注。如今,《文心雕龙》已有了日、韩、英、德、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的全译本。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先后出版了多部《文心雕龙》研究的论著。美、俄、法、瑞典、加拿大、匈牙利等国的汉学家,则分别在有关著作中加以鉴用、评介,或撰写、发表《文心雕龙》研究的专题论文(参见张少康等著《文心雕龙研究史》,贾锦福主编《文心雕龙辞典》,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综览》)。《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围和影响空前地扩大了。

仅从上述的《文心雕龙》的各种主要版本和研究概况来看,它已经是一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独具中国特色的“龙学”,并且越来越充实地成为一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读者大众的“显学”了。

## 二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三万七千余言,用精美的骈文写成。每篇标题下,均有序号排列;每篇篇末则有“赞曰”作结。其《序志》篇作为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被置诸书末,起着“以驭群篇”的统领作用,乃是解读全书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序志》篇起笔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缬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这段话，今之研究者大都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宗旨。它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明确界定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所谓“文心”，意谓“作文者之用心”，亦即写作者如何用心做文章。而“心”则是灵巧而优美的，古人早就有“巧心”、“琴心”之说，所以把它用在书名之中。很明显，这里所论述的对象，已不只是既成的、客观存在的、静态的文章，而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大脑所进行的复杂而微妙的动态的思维活动了。所谓“雕龙”，则是借用古代名家骏爽善于“雕镂龙纹”的典故，以反诘的语气表示肯定，即要像骏爽雕龙那样，精细入微地来论述“为文之用心”。“文心”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的内容；“雕龙”是刘勰“为文”写《文心雕龙》所采取的形式。两者结合，亦可谓“质文并茂”、“华实相扶”了。而尤需注意的则是这里所谓的“文心”之文，“为文”之文，“文章”之文，均不是特指今之文学作品的狭义之文，而是泛指既包括文学作品又包括非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之文。《序志》篇中，共用了二十余个“文”字，《文心雕龙》全书中则有三百三十余个“文”字，亦均没有特指文学作品。扩而言之，这乃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普遍特点。曾有学者指责刘勰“对‘文’的范围认识不够明确”，将“巩固封建政权的各类应用文”，“滥竽在文学领域”，这未免有点以今律古的苛求了。不过，照这位学者的逻辑推论，恰好说明刘勰所论并不只是专门针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批评的。

继之，《序志》篇真实、具体地阐明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动因和目的：一是他童年时因梦“彩云若锦”，而自负不凡，要凭借“智术”和“制作”来“拔萃出类”，“腾声飞实”。二是他执著地尊儒崇圣，曾以为孔子“垂梦”给他，乃“怡然而喜”，向往“注经”，以“敷赞圣旨”。惟因“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故转而论述文章的写作，以发挥文章作为“经典枝条”的“‘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



明”的作用。三是他深入研读前人的论文之作，虽每有鉴借，亦多有恳切的批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缺陷，全面、系统地解决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四是他面对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浮靡文风，极欲“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改变文坛状貌。在这里，刘勰既言其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深刻思想根源，又言其“乃始论文”的历史和现实动因，显然不是“借巧傥来”的单纯的“为论文而论文”；而是他“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人生价值观念，以及其“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而具体地反映。

进而，《序志》篇以较多的篇幅，明确揭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它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归，将全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是个“一动万随”的有机整体。

“文之枢纽”部分，包括《原道》（第一）至《辨骚》（第五）五篇。今之研究者分别称之为“总论”、“总纲”、“文原论”、“文学原理”、“写作原理”。刘勰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实际上是他所提出的指导写作走向正规的总原则。具体是指《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而归根结底，《宗经》是关键，旨在阐明“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文”亦产生于“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所以要写好文章必须“体乎经”。为文能取法于圣人之经典，才能取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思想和艺术效果。《正纬》、《辨骚》两篇，意在从形式方面说明纬书和楚辞的某些内容，虽然与经悖谬或异乎经典，但它们“事丰奇伟”，“惊采绝艳”，“有助文章”，写作时也应当吸取、借鉴。概括起来说，刘勰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可以约之为“倚雅颂”、“馭楚篇”两个方面，即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

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来提高写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

“论文叙笔”部分,包括《明诗》(第六)至《书记》(第二十五),共二十篇。今之学者分别称之为“文体论”、“文类论”、“体裁论”、“文体写作论”或“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刘勰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围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这是讲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写作,大体上计约论述了三十多种体裁的文章,既有文学作品,又有一般实用性文章和宫廷、衙府的专用文书。它虽然条分缕析,依次叙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其名称内涵和性质,评述了有代表性的例文,但“结穴”是“敷理以举统”,即提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基本要求。“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三项,虽各有其在文体发展史和诗文批评、鉴赏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论文叙笔”部分,它们都是为“敷理以举统”服务的。刘勰视之甚重,把它们归入“纲领”部分,称为“大体”、“大要”、“纲领之要”。如今文体论中的多数文体已经消亡了,但它们仍有“名亡理存”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慎辨去取。

“剖情析采”部分,包括《神思》(第二十六)至《序志》(第五十),共二十五篇。今之研究者则又按刘勰叙说之层次,将它们“一分为二”。前者分别被称为“创作论”、“文术论”或“写作方法统论”、“综合写作论”;后者分别被称为“批评论”、“鉴赏论”、“文评论”或“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刘勰说:“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悃悃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其中,从《神思》(第二十六)至《总术》(第四十四)共十九篇,是综合“论文叙笔”中各种文体的体制规格和写作要领,通论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写作构思和风格基调问题;二是论文章的体制构成和布局谋篇问题;三是论练字、修辞、造句和各种写作技法。最后再以《总术》篇作结,强调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倡导“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翔实地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写作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心和主旨是十分明确的。从《时序》（第四十五）至《程器》（第四十九）五篇，则是基于刘勰在为文、治学中所产生的感慨，对此前所论内容的一些补充，分别论述了从事写作还应考虑到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即写作与时代、写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作者的才识与品德修养，以及诗文批评与鉴赏的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对诗文写作和批评，也都很重要，但它们却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有学者不把它们单独当作所谓的“批评论”、“鉴赏论”与“创作论”并列，而称之为“杂论”、“附论”、“余论”、“补论”，似乎更为贴切。《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是刘勰的“长怀《序志》”，其主要内容和作用，已如上述，可以作为进入《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的宏伟门庭的钥匙和向导。

值得注意的是“剖情析采”各篇所论，均被刘勰作为他所强调的“大体”中的具体组成部分，称之为“毛目”；而其中有些篇章和部分，却又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诸多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如诗文的起源，诗文作者的个性与风格，诗文的情思内容与文采形式，诗文写作中的继承借鉴与革新创造，诗文写作中的灵感、想象与形象思维，诗文写作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教化，以及诗文嬗变的历史过程等等，并且足资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有学者认为，它“和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了今天的文艺理论所讨论的问题”，视之为《文心雕龙》全书中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与刘勰的“初心”并不能完全“合卯”，但也无损于《文心雕龙》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即多有学者着意于现代文艺理论批评与《文心雕龙》相契合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广有影响的通说了。原《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王运熙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中曾说：“《文心雕龙》原来的核心何在，重点何在，与我们今天认为此书的价值何在，精华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区别开来。”这是非常符合《文心雕龙》研究实

际的。

综上所述,从《序志》篇所论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宗旨、写作动因和目的,以及全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来看,亦即从其内在的、固有的本体性质来看,它名副其实,“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詹锺《文心雕龙义证》)。研究者分别称之为“作文指导”、“文章作法精义”、“文章学著作”、“写作学著作”或“典型的写作理论著作”。这种观点,自隋唐以降一脉相承,历代学者多把它作为“文章作法”加以传播鉴用,誉之为“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明代张之象语);“辞人之圭臬,作者之上驷”(清代谭献《复堂日记》引蒋苕生语)。而从其所论述的相关内容、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及其影响来看,它又是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专著”(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曾被誉之为“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述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研究角度,理应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事实上,王运熙、张少康等诸多学者,已在各自的论著中,把两者相提并论,使之殊途同归了。随着《文心雕龙》现代研究的发展,它还逐渐显示了在经学、史学、哲学、美学、修辞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说它是“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王更生语);“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周扬语),亦均言之有理。

### 三

“诗品出自人品”。没有刘勰,自然就没有《文心雕龙》。《梁书》、《南史》均有《刘勰传》,乃是研究刘勰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惜其史笔简要,语焉不详。老一辈“龙学”大家,如范文澜、杨明照等,虽曾多方涉猎,相互参证,使之眉目渐清,但亦屡有歧见。后之研究者多综合各家之说,概言其要,或斟酌献替,存疑再考。

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即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即今江苏

镇江。他的祖父刘灵真，系刘宋王朝的司空刘秀之的弟弟；他的父亲刘尚则是职级不高的武官——越骑校尉。关于其家世史无其他记载。

刘勰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初年(465—467)，卒于梁武帝中大通四年(532)前后。总其历程，可分四个阶段：

一、少年苦读。从出生到入定林寺，历时约二十余年。刘勰少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二十岁左右，又遭母丧，孤寂无依，萧索度日。以家贫而不婚娶。但他“笃志好学”，自七岁起，即怀有美好的憧憬，执著地追求树德建言、经世致用的人生价值，准备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为母守丧三年后，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以借助佛门优势，求得发展。按他的年龄和前后情况推论，此时他已接受了较高层次的家庭教育或塾师教育，有了较为良好的文化基础了。

二、佛门试功。从进入定林寺到《文心雕龙》问世，历时十五年左右。定林寺是佛教名刹，高僧云集，藏书甚丰，在帝王倡导“敬佛”的世风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在这里，刘勰作为佛教大师僧祐的助手，整理校订经卷，得以潜心攻读，遍览诸子百家之书；“积十余年”，达到了“博通经论”、“长于佛理”的程度，进而“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完成了大丛书佛教经论的编定，经僧祐审阅，成为定林寺的传世经藏。这是一项巨大的宗教文化工程，表现了青年刘勰卓越的才识、学养和功力。

刘勰在僧祐主持下编定佛经的过程，必然会深受其浸润和陶染。但他没有遁入空门，也没有改变他潜隐心头的儒家伦理观念。大约在他编定佛教经藏之后不久，他即怀着“师乎圣”、“体乎经”的虔诚愿望，“殚心淬虑”地完成了空前的文论伟著《文心雕龙》。应当说，它的学术品位是很高的，现实针对性也是很强的，但却“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想方设法“取定”于官高位显又是文坛领袖的沈约。他乔装卖书商贩，拦阻沈约出行的车驾，呈上书卷，申明原委，沈约遂“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此，《文心雕龙》始得为世人所知，

刘勰也借此有了离寺出仕的“晋身之阶”。

三、出仕从政。从“起家奉朝请”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历时约十六七年。《文心雕龙》被沈约“大重之”不久，刘勰即受命担任奉朝请，获得了一个没有实缺的虚衔小官，开始走上了仕途。此后，历任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之弟、中军将军、临川王萧绩和梁武帝的第四子、仁威将军、南康王萧宏的记室，掌文书；继又兼任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再迁步兵校尉，执掌宫廷卫戍。皇室王府中的这般职位，多涉枢要，名声显赫，萧氏帝王两代对刘勰亦颇为器重，每有引用和升迁。昭明太子好文学，尤以为知音，“深爱接之”。但作为幕僚、侍从人员，刘勰的渊博学养和深厚造诣，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当时门阀森严的环境中，他仍然只能是一介“位卑多诮”的“文士”。其间，刘勰曾转任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管理仓廩。又转任“太末令”，即浙江龙游县的县令，且“政有清绩”，但他在仕途上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又回到帝王身边去了。

《梁书·刘勰传》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曾“有文集行于世”。今虽已散失，但仍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等文，以及一些有关名僧碑志和经藏序录的题名和片断，散见于史传之中。可以想见，刘勰虽身在王府衙署，力图“达于政事”，“匡世济民”，但他没有割舍与佛家的不解之缘。此时，他还未曾皈依佛门，剃度为僧，却已经是一位备受尊崇、广有声誉的佛学名家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由，既崇儒又敬佛，以儒教为国教的梁武帝，在高僧僧祐逝世后，才“有敕”让他再入定林寺，协助慧震沙门去撰经。这就是南梁王朝所给予刘勰的最高“礼遇”了。

四、爆发出家。从奉敕再入定林寺到“未期而卒”，历时约十有余年。定林寺的经藏，本已由僧祐和刘勰编定完毕，惟此后二十余年间，僧祐又收集到了许多经卷，而不及整理，梁武帝至为关注。刘勰奉敕再入定林寺撰经，正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承继僧祐的未竟之业，这又是一

项巨大的需要时间、学养和功力的宗教文化工程。及至“证功”完毕，刘勰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回眸来路，竟只孑然一身。名僧僧祐以七十四岁高龄圆寂了，太子萧统则以三十一岁的黄金年华匆匆“归位”，曾经“垂梦”给他的“大哉圣人”，又在哪里呢？刘勰是心有灵犀的，精深微妙的佛经终于沁入了他的灵魂，遂使他毅然“先爇鬓发以自誓”，“启求出家”了。而痴迷于佛的梁武帝竟慨然“敕许之”，让为萧氏王朝奉献了毕生才智的刘勰“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叶落归根了。不到一年，刘勰就去世了。

综上所述，刘勰在儒佛两家“异经同归”、“殊教和契”的境遇中，度过了他追求、奉献的一生。他借重于“佛”，却不弃“儒”；他跻身于“儒”，也不离“佛”；直到他晚年出世归隐，还要按照儒家崇尚的“君臣所以炳焕”之礼，祈请皇帝恩准。他因应时序和世情的制约，采取了“惟务折衷”的态度，集佛儒于一身，有时还兼容了道家与玄学的某些观念，这就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中既有许多源于历史和现实的朴素的辩证因素，对他的文论著作起着主导、支配的作用；又有某些历史身世的局限与偏见，影响着他对宇宙本体和社会人生的认识，这就需要今之研究者审慎地予以辨析和清理了。

漫长的岁月，执著的追求，未能使刘勰实现“纬军国”、“任栋梁”的政治抱负，却使他表现出了足以“为世楷式”的人品和文品，留下了光耀千秋的文化遗产。今之研究者誉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学思想家、文章学家、写作理论家；扩而言之，又誉之为伟大的经学家、史学家、汉学家，乃至中华传统文化大师，这些称誉对于刘勰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 四

本书以《文心雕龙》原文为主体内容，按其篇目顺序，分段排列组合，并辅以题解、注释和译文。题解在每篇之前，旨在概括提示该篇之

主要内容和重要歧疑,使读者明确其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存在问题的症结,而不作翔瞻的论述和辨析。注释和译文均在每段之后。注释一是给难认的字加注汉语拼音;二是解释僻字僻词、专用字词或多义字词;三是解释古代文化常识。注释注重吸收、借鉴各家的考证和研究成果,力求简洁准确,并验之以写作实践,避免孤立的以词解词和生硬的旁征博引。译文则是将该段原文译为白话文,主要是直译,部分难解的词语则辅以意译,重在贯通前后文意,不做节外生枝的发挥。

本书所录《文心雕龙》各篇之原文,均以黄叔琳辑注本即养素堂本为底本,并吸收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姜书阁《文心雕龙绎旨》等学者的校勘成果,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詹鍈《文心雕龙义证》、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等现代研究、整理成果,进行综合比较,辗转互证,献可替否,择善而从;着重于“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王元化语),而不涉及各家意欲调整《文心雕龙》篇目顺序的各种假说,保持元明以来《文心雕龙》固有版本的本来面貌。限于体例,正文校勘一律不出校勘记。

本书着眼于《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把它作为一部面向“童子”和“后生”的文章写作理论著作来解读,重在居今探古,古为今用,汲取其各篇所论之精华,以之指导写作实践,使能执术取篇、确乎正式,提高各体文章的写作能力。且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未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更高的层次上,兼及《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就难免要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之瑕。谨此烦请方家一并鉴察、批评,扶偏使正,补缺使完。

试为“前言”以序志。“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王志彬

2011年1月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原道第一 .....  | 1   |
| 征圣第二 .....  | 12  |
| 宗经第三 .....  | 21  |
| 正纬第四 .....  | 32  |
| 辨骚第五 .....  | 42  |
| 明诗第六 .....  | 55  |
| 乐府第七 .....  | 70  |
| 诠赋第八 .....  | 83  |
| 颂赞第九 .....  | 95  |
| 祝盟第十 .....  | 107 |
| 铭箴第十一 ..... | 121 |
| 诔碑第十二 ..... | 133 |
| 哀吊第十三 ..... | 145 |
| 杂文第十四 ..... | 155 |
| 谐谑第十五 ..... | 167 |
| 史传第十六 ..... | 179 |
| 诸子第十七 ..... | 198 |
| 论说第十八 ..... | 211 |

|        |     |
|--------|-----|
| 诏策第十九  | 226 |
| 檄移第二十  | 239 |
| 封禅第二十一 | 249 |
| 章表第二十二 | 259 |
| 奏启第二十三 | 270 |
| 议对第二十四 | 283 |
| 书记第二十五 | 296 |
| 神思第二十六 | 317 |
| 体性第二十七 | 328 |
| 风骨第二十八 | 337 |
| 通变第二十九 | 346 |
| 定势第三十  | 355 |
| 情采第三十一 | 364 |
| 铨裁第三十二 | 374 |
| 声律第三十三 | 382 |
| 章句第三十四 | 391 |
| 丽辞第三十五 | 401 |
| 比兴第三十六 | 410 |
| 夸饰第三十七 | 418 |
| 事类第三十八 | 426 |
| 练字第三十九 | 437 |
| 隐秀第四十  | 449 |
| 指瑕第四十一 | 460 |
| 养气第四十二 | 470 |
| 附会第四十三 | 477 |
| 总术第四十四 | 486 |
| 时序第四十五 | 494 |

|              |     |
|--------------|-----|
| 物色第四十六 ..... | 517 |
| 才略第四十七 ..... | 528 |
| 知音第四十八 ..... | 548 |
| 程器第四十九 ..... | 559 |
| 序志第五十 .....  | 569 |



# 原道第一

## 【题解】

《原道》篇在《文心雕龙》中，位居“文之枢纽”部分之首，专门论述“文”的本原问题，使之作为“言为文之用心”的理论基础，突出地表现了刘勰论文的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向为文心学者所重。清儒纪晓岚曾给予很高评价：“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大而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原道》篇主要论及了三个问题：一、论述“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宇宙万物皆有“文”，人亦有“文”，这乃是“自然之道”决定了的，或者说“文”即本原于“自然之道”。二、阐述人文产生之后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而归结为孔子“镕钧”的“六经”，乃是体现着“自然之道”的集大成之作，其影响巨大而深远。三、论述圣人之文的教化作用，强调“道之文”能够鼓动天下人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以今人的观点来看，刘勰在《原道》篇中的上述论述，是有些混乱和矛盾的。一则，他把“无识之物”的“文”与“有识之器”的“文”，都说成是“自然之道”的表现，把自然界的物与具有社会性的人，以及它们各自的“形文”、“声文”、“情文”（为人文所特有）混为一谈，从而抹煞了自然现

象和社会现象、存在与意识的界限。二则，他又把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与“河图”、“洛书”之类的迷信传说，都说成是“自然之道”或者是“神理”，扩大了它们的概念范围，这就又把“天地之文”、“人文”和“神理之文”混淆在一起，而无视其本质差异，表现了刘勰在其所论的问题上，存在着唯物与唯心的矛盾。鲁迅早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即曾指出“其说汗漫，不可审理”，一语道破了《原道》篇的破绽和局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撰《原道》一篇，有其独特贡献和积极意义：一是它在中国文化史上，首先创造性地专论“文”的起源问题，鲜明地提出了“文”源于“自然之道”的观点。与古今中外各家所谓的文学起源于模仿说、游戏说、魔法说、心灵表现说、劳动实践说相比较，它既是专门的、独特的，又是与各说相通相融的。二是它奠定了《文心雕龙》全书以论“为文之用心”为旨归的理论基础。在论述“文”源于“自然之道”这一基本观点的过程中，事实上已分别涉及文与自然、文与时代、文与人、文与质，以及文的教化作用等重要问题，它们贯穿全书并在各篇中得到发挥，起到了一动万随的统摄作用。三是它从根本上确立了矫正浮靡、讹滥文风的理论根据。

《原道》篇中疑点较多，困难较大，其中，对“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内涵理解颇有歧异，《文心雕龙》研究中，各家对这句话作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关键在于一个“德”字。从“德”在《原道》篇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比较恰切的解释，则是“德”为“道”的运动表现形式，其中亦可包含“具体事物体现‘道’之意”。

另外，对“自然之道”的性质的理解问题。《原道》篇所论“自然之道”，就是《序志》篇中“本乎道”的“道”。“道”作为我国古代哲学范畴中的术语，从古至今，多有不同解释。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各家之说亦莫衷一是。仅就其性质而言，即有十余种不同的见解，如儒道说、佛道说、易道说、自然之道说、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说、神秘的超自然存在说等

等。应当说,这种现象是《文心雕龙》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是文心学者们呕心沥血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但从思想方法、研究方法角度讲,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缺陷和不足。笔者以为,刘勰所谓的“道”既有唯物主义成分,又有唯心主义因素。他把“道”神秘化是为了给“道”、“圣”、“文”以至高无上的地位。

文之为德也大矣<sup>①</sup>,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sup>②</sup>,方圆体分<sup>③</sup>,日月叠璧<sup>④</sup>,以垂丽天之象<sup>⑤</sup>;山川焕绮<sup>⑥</sup>,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sup>⑦</sup>。仰观吐曜,俯察含章<sup>⑧</sup>,高卑定位<sup>⑨</sup>,故两仪既生矣<sup>⑩</sup>。惟人参之<sup>⑪</sup>,性灵所钟<sup>⑫</sup>,是谓三才<sup>⑬</sup>。为五行之秀气<sup>⑭</sup>,实天地之心生<sup>⑮</sup>。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sup>⑯</sup>,虎豹以炳蔚凝姿<sup>⑰</sup>;云霞雕色<sup>⑱</sup>,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sup>⑲</sup>,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sup>⑳</sup>,调如箏瑟<sup>㉑</sup>;泉石激韵,和若球铉<sup>㉒</sup>。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 【注释】

①文:在《文心雕龙》的不同篇章中,“文”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文字、文学、文章、文采;二是指学术、文化、文明;三是指一切事物的形状、色彩、纹理、声韵、节奏等。此处的“文”包括上述所有含义。德:有多种解释,此处按“事物的属性”和“道的形式表现”作解。大:多解为“广泛普遍”、“广大”、“重大”。此处按原文主旨和上下句意释为“深广”。

②玄黄:指天地的颜色,古人认为“天玄而地黄”。杂:混合,交错。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③方圆：指天地的形状，古人认为天圆而地方。《大戴礼记》中有“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之说。
- ④叠璧：《尚书·顾命》的《正义》里记载，太阳和月亮曾经一度像璧玉那样叠合起来。璧，正中有孔的圆形玉器。
- ⑤垂：悬挂，引申为显示、展现。
- ⑥焕绮：光彩华美，绮丽。
- ⑦道：其含义相当复杂，此处按其上下句意释为“大自然”。
- ⑧仰观吐曜(yào)，俯察含章：仰望天空，日月星辰放射着熠熠的光芒，俯视大地，山岳河流蕴含着华美的文彩。曜，光明照耀。章，花纹，文采。
- ⑨高卑定位：指天与地的既定方位，《易·系辞上》中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说。
- ⑩两仪：指天与地，《易·系辞上》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 ⑪参：参伍，相配。
- ⑫钟：凝聚。
- ⑬三才：天、地、人三者的合称。
- ⑭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原素。
- ⑮天地之心：指作为“五行之秀气”的人。《礼记·礼运》载：“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 ⑯藻绘：文饰彩绘，此处指龙凤鳞羽的光彩。
- ⑰炳蔚：光彩亮丽繁盛，此外指虎豹皮毛的斑斓。
- ⑱雕色：色彩的搭配、形成。
- ⑲贲(bì)华：开花。贲，文饰，装饰。华，花。
- ⑳籁(lài)：从孔穴中发出的声音。
- ㉑竽：吹奏乐器，其形如笙。瑟：弹奏乐器，其形似琴。
- ㉒球：玉磬。锺(huáng)：钟声。



## 【译文】

“文”作为万物皆有的属性和形式表现，其渊源是多么深广啊，试想与天地一块产生的东西是什么呢？宇宙中有玄黄色彩的交错，天地间有方圆形体的不同，太阳和月亮像璧玉叠合在一起，显示出壮丽天体的形象；山岳和河流光彩绮丽，展现出锦绣大地的纹理；这都是“与天地并生”的大自然之“文”。仰望天空日月星辰放射着熠熠的光芒，俯视大地山岳河流蕴含着华美的文彩，宇宙的上下位置既经确定，天与地就因之而产生了。只有人可以天地相参伍，因为它凝聚着天地的性灵，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人三才。人是五行之秀气的凝聚，实为天地之心而生。心灵产生了而语言得以确立，语言确立了而文采得以表现，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推广及万物，动物植物都有“文”。龙凤以其鳞羽的光彩来显示祥瑞，虎豹借其皮毛的斑斓而展现雄姿；云霞色彩的形成，比画家着染的还要美妙；草木花朵的绽开，不需要锦绣工匠的奇巧手艺。这都不是外加的修饰，而是自然形成的罢了。至如风吹林木发出声响，协调得像是吹竽弹瑟；泉水激石形成音韵，和谐得犹如击磬敲钟。所以说事物有了形体文采自然就形成了，声音发出来韵律也就随之而产生了。那些无意识的物类，都有丰郁的文彩，而有心灵的人，怎么能没有自己之“文”呢？

人文之元<sup>①</sup>，肇自太极<sup>②</sup>。幽赞神明<sup>③</sup>，《易》象惟先<sup>④</sup>。庖牺画其始<sup>⑤</sup>，仲尼翼其终<sup>⑥</sup>；而《乾》、《坤》两位<sup>⑦</sup>，独制《文言》<sup>⑧</sup>。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sup>⑨</sup>！若乃《河图》孕乎八卦<sup>⑩</sup>，《洛书》韞乎九畴<sup>⑪</sup>，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sup>⑫</sup>？亦神理而已<sup>⑬</sup>。自鸟迹代绳<sup>⑭</sup>，文字始炳。炎皞遗事<sup>⑮</sup>，纪在《三坟》<sup>⑯</sup>；而年世渺邈<sup>⑰</sup>，声采靡追<sup>⑱</sup>。唐、虞文章<sup>⑲</sup>，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sup>⑳</sup>，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

谟<sup>①</sup>，亦垂敷奏之风<sup>②</sup>。夏后氏兴<sup>③</sup>，业峻鸿绩<sup>④</sup>，九序惟歌<sup>⑤</sup>，勋德弥缙<sup>⑥</sup>。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sup>⑦</sup>，英华日新。文王患忧<sup>⑧</sup>，《繇辞》炳曜<sup>⑨</sup>；符采复隐<sup>⑩</sup>，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sup>⑪</sup>，振其徽烈<sup>⑫</sup>，制诗缉颂<sup>⑬</sup>，斧藻群言<sup>⑭</sup>。至夫子继圣<sup>⑮</sup>，独秀前哲<sup>⑯</sup>，镕钩六经<sup>⑰</sup>，必金声而玉振<sup>⑱</sup>；雕琢情性<sup>⑲</sup>，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sup>⑳</sup>，席珍流而万世响<sup>㉑</sup>，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 【注释】

- ①人文：此处指文章，大体上相当于《情采》篇中说的“情文”，所谓“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元：初始。
- ②肇(zhào)：开端，发端。太极：古人指天地混沌未分前的元气。《易·系辞上》载：“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 ③幽赞：深刻阐明。神明：神奇奥妙的道理。
- ④《易》象：《易经》的卦象。《易》卦下总释的话叫卦辞，分释的话叫象辞。
- ⑤庖牺：即伏羲，与神农、黄帝并为传说中的“三皇”。《易·系辞下》说，庖牺“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 ⑥仲尼：孔子(前551—前479)之字。翼：指孔子作《十翼》，以阐释《易经》，其中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十篇，故称《十翼》。翼，辅佐之意。
- ⑦《乾》、《坤》两位：指《易经》中代表天与地的两卦。
- ⑧《文言》：指孔子在《十翼》中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篇章。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
- ⑨天地之心：此处指天地自然具有文采的本性。与上文“自然之

道”义相通。

⑩《河图》：相传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里浮出献图，伏羲据以画了“八卦”。八卦：《易经》中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土、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基本图形，其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以两个为一组，错综配合，形成六十四卦。

⑪《洛书》：相传大禹治水时有神龟从洛水中浮出献书，大禹依之制订了《洪范》九畴。韞(yùn)：蕴藏。九畴：九种治国大法。一曰五行，用以辨析物性；二曰五事，用于立身行事；三曰八政，用以安定民生；四曰五纪，用以观察天象，计时定岁；五曰皇极，为民众之准则；六曰三德，用以治民；七曰稽疑，用以占卜吉凶；八曰庶征，测天时和税收；九曰五福，勉人为善，阻人为恶。

⑫尸：主宰。

⑬神理：神奇的天然之理。

⑭鸟迹代绳：指传说中黄帝的臣子仓颉仿照鸟兽形迹创造了文字，代替了此前的结绳记事。

⑮炎、皞(hào)：指炎帝神农氏和太皞伏羲氏。

⑯《三坟》：孔安国《尚书传序》认为，记载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之书。

⑰渺邈(miǎo)：久远，渺茫。

⑱靡追：无法追寻。

⑲唐、虞：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唐尧和虞舜。

⑳元首载歌：《尚书·虞书》载，虞舜和臣子皋陶(yáo)曾作歌唱和。

㉑益、稷(jì)：指虞舜的大臣伯益和后稷。陈谟：陈述计谋。谟，谋议。

㉒敷奏：臣下向帝王进言。

㉓夏后氏：指大禹。禹即帝位，国号夏后。

㉔业峻鸿绩：事业宏伟，功绩巨大。业、绩，功业，勋表。峻、鸿，宏

伟,巨大。

②5九序:指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

②6弥繁(rù):更加繁盛。

②7《雅》、《颂》:即《诗经》中的《雅》、《颂》,产生于周代。所被:影响所及。

②8文王患忧:指周文王姬昌为西伯时,曾被殷纣王拘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他在狱中为《易经》写繇辞。

②9繇(zhòu)辞:《易经》中解释卦和爻的话。

③0符采:玉石上的横纹,指文采。复隐:丰富而又含蓄。

③1公旦:指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辅佐文王、武王、成王,曾平定三监之乱,为周王朝的建立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传说他曾作《周官》(即《周礼》),是礼乐制度的倡导者及力行者。

③2徽烈:美好的功业。徽,美好。烈,功业。

③3制诗:相传《诗经》中有些作品是周公创作的,如《七月》、《鸛鸣》、《时迈》。辑:辑录。颂:指《周颂》。

③4斧藻:斧,删正。藻,修饰,润色。群言:指各种典籍、各家之说。

③5夫子:此处指孔子门下的学生对孔子的尊称。

③6独秀:突出地超越。

③7镕钩:喻指整理、修订。镕,制器的模具。钩,制陶的转轮。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著作。

③8金声而玉振:古代奏乐时,开始击钟,结束击磬,借以喻指孔子集历代圣贤著作之大成。金声,钟声。玉振,磬声。

③9雕琢:陶冶,修炼。

④0木铎:金属大铃,以木为其舌,系古代宣扬政教时的器具。此处喻指孔子所施的教化。

④1席珍:指儒者在讲席上传布的道德学问。《礼记·儒行》载孔子

之语：“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 【译文】

人类之文的起源，肇始于太极。深刻阐明其神秘微妙之理的，以《易经》的卦象为最先。伏羲画八卦图象是《易经》之始，孔子写了解说八卦的《十翼》则殿其后；而对其中的《乾》、《坤》两卦，还专门作了《文言》加以解释。语言之所以有文采，乃是天地之心性的表现啊！至于说《河图》中孕含着八卦，《洛书》中蕴藏着九畴，玉版上刻镂着真实的金色图形，绿简上书写着红色的华美文字，这都是谁来主宰制作的呢？不过也是自然的神理而已。自从仿照鸟兽的形迹创造出文字代替结绳记事之后，文字才开始发出光辉。炎帝神农氏和太皞伏羲氏遗留下来的事迹，记录在《三坟》之中；惟年代久远渺茫，已无法追寻那时的声韵文采了。唐尧、虞舜时代的文章，文采焕发兴盛起来。虞舜所作的歌，已开始吟咏自己的情志；伯益和后稷呈献计谋，也传留下敷陈进奏的风气。夏后氏大禹代而兴起，事业宏伟功绩巨大，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而受到歌颂，歌功颂德的文章日益繁缛。到了商代和周代，文采胜于质朴，在《雅》乐和《颂》歌影响下，英辞华采日益新颖。周文王受难被囚，写出了光华熠熠的《离骚》；文采如同玉石上的花纹丰富而又含蓄，精妙的义理坚实而又深刻。加上周公多才多艺，发扬了周文王的美好功业，创作诗歌辑录《周颂》，删正并修饰了各种典籍的言辞。及至孔子承继圣人之业，特别突出地超过了前哲先贤，他编修六经，力求像“金声玉振”般的集大成；他陶冶性情，组织文辞，如同铃声振动而千里相应，又如同讲席上的珍品流布而万世传扬，真是描绘出了天地的光辉，给世人以启发和教育。

爰自风姓<sup>①</sup>，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sup>②</sup>，莫不原道心以敷章<sup>③</sup>，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sup>④</sup>，问数乎蓍龟<sup>⑤</sup>；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sup>⑥</sup>，弥纶

彝宪<sup>⑦</sup>，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sup>⑧</sup>，日用而不匮<sup>⑨</sup>。《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sup>⑩</sup>。”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 【注释】

- ①爰(yuán)：于是。风姓：中国最为古老的姓氏之一，传说中的伏羲氏就是风姓，此处指伏羲。
- ②素王：古代称有王者之德而无王位的人为“素王”，此处指孔子。
- ③道心：道的精义。
- ④取象：取法。
- ⑤数：此处指未来的命运。蓍(shī)：草名，古代人用其梗占卜吉凶。龟：龟甲，古人在龟甲上钻孔烧烤，看其裂纹以卜吉凶。
- ⑥经纬：经线与纬线相织，喻指治理、管理。区宇：区域范围，指疆域、国家。
- ⑦弥纶：综合，编织，引申为完善之意。彝(yí)宪：常法。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亦泛指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宪，法令，宪章。
- ⑧旁通：处处相通。
- ⑨匮(kuì)：缺乏。
- ⑩存乎辞：语出《易·系辞上》。辞，原指卦辞、爻辞，此处则泛指一般文辞。

### 【译文】

于是从伏羲氏开始，直到孔子之时，玄圣创制各种典章，素王陈述各种训诂，没有不是追溯道的精义来铺陈文章，研求神奇的哲理来设置教化内容的；他们取法《河图》和《洛书》制成图象，用蓍草和龟甲来占问运命的吉凶；观察天体形象来穷究事物的变化，考察人间世事来完成教化；然后始能治理国家，完善各种法典条文，推动事业的发展，焕发出文辞义理的光辉。由此可知自然之道靠着圣人变成了文章，圣人则借助

文章来阐明道的精义，它通达处处无边无涯，天天都用也不会匮乏。《周易》中说：“能够鼓舞、振动天下的，就存在于文辞之中。”文辞之所以能够鼓舞、振动天下，就因为它体现了自然之道。

赞曰<sup>①</sup>：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sup>②</sup>。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sup>③</sup>。

### 【注释】

- ①赞曰：《文心雕龙》每篇结尾都有四句“赞”，用以概括说明全篇要义。本书各篇均译“赞曰”为“综括而言”。
- ②仁孝：泛指作为教化内容的理道。
- ③胥(xū)：全都。

### 【译文】

综括而言：道的精义非常微妙，靠着这神奇的道理来设置教化。它既使伟大的圣人显示了光彩，又宣扬光大了仁义忠孝。龙马负《图》献出八卦的形体，神龟负《书》呈现九畴的治道。观察天体穷究变化之理，世人都要学习仿效。

## 征圣第二

### 【题解】

《征圣》篇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原道》篇肯定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结论，明确了“道”、“圣”、“文”三者的关系，所以在《原道》篇后《宗经》篇前，专作《征圣》一篇，这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表现了刘勰“言为文之用心”的严密内在逻辑。

“征”是验证的意思；“圣”，是圣人。“征圣”，就是验证于圣人。《时序》篇说的“师乎圣”，实际上就是“征圣”的本意，即以圣人为师。

《征圣》篇从不同侧面论述“征圣”之要义：第一，论述圣人为文的基本原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并列举史实证明圣人历来重视“文”的作用，直接把“文”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原则上把“文”与“质”的关系，即今之所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提了出来并明确化了。第二，对圣人著作中写作方法进行概括和论述。这一段在《征圣》篇中写得比较具体，理充据实，且表现出了朴素的辩证观点，具有较多的实践意义。首先概括提出了圣人著作中的四种写作方法，以作为立论的本依。然后具体论述繁、简、隐、显四种表现方法。最后在论述四种写作方法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并论及为文之法的稳定性和多变性。清儒纪昀虽批评《征圣》篇为“装点门面”，但对“抑引随时，变通适会”之说，



却赞誉为：“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由此亦可见其价值和意义。第三，主要以《易经》和《尚书》的有关论述为据，阐发“正言”与“立辨”、“体要”与“成辞”的辩证关系，强调“征圣立言”。

在《征圣》篇研究中，各家对“文成规矩，思合符契”多有不同的解释，其关键是“思”与什么“合”若“符契”。从“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上下文意来看，其上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这乃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前提或根本原因。其下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四种写作方法以及其例证，这乃是“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具体表现，且都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简言”、“博文”、“立体”、“隐义”属于形式；“达旨”、“该情”、“明理”、“藏用”属于内容。“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过程，就是“为文运思”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地解“文”为“文辞”，解“思”为“思想”、“思维”、“思索”，显然又有违《征圣》篇之文意了。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思合符契”的内涵和特点，笔者将其译为“思理与文势相合如符契”，试请方家一议。

《征圣》篇研究中的另一疑点，是对“明理以立体”的解释，关键在于“立体”的内涵。“体”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指文章的体制、体裁、体式，如“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篇）；“设情以位体”（《熔裁》篇）。二是指文章的风格，如“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体性》篇）；“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明诗》篇）。三是指文章的主体或主要组成部分，如“木体实而花萼振”（《情采》篇）；“泛论纤细，而实体未该”（《总术》篇）。以“明理以立体”在《征圣》篇中的位置来看，它乃是圣人们“文成规矩，思合符契”的一种写作方法和表现形式。用以说明它的具体例证是“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效《离》”，意思是说，书契要决断万物故取象于《夬卦》，文章要明晰事理故仿效于《离卦》，分别取《夬卦》的决断之意和《离卦》的明朗之意。这显然是指文章的体势，亦即文章的基本格调而言的。《定势》篇中说：“夫情致异区，文